老子本義

邵陽魏源

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不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德句河上作無爲而無以爲。下德句傅奕作爲之而無以爲。此從韓非子。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扔仍同。諸本或作仍。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韓非子四而後下俱有夫字。夫禮者。祀按汪仲伊云。夫字單以虛詞發端。老子無此句法。上下篇但云夫惟。不單云夫也。夫乃失之誤。失禮者句。與前識句對文。見義於上文失仁失義。亦意脈相貫。汪君言是也。忠信之

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兩也字王弼本有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王弼作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傅奕四句並作處此從河上本

無以爲以用也攘古讓字扔古通作仍字言再推讓而就之也仁義禮智皆下德故皆言上而不言下蓋推極言之以明其分際也上德近乎道故無爲而無不爲上仁近乎德故爲之而無以爲至義則雖其上者亦眞下德矣故爲之而有以爲禮則又德之下者故爲之莫應又推讓而就之此不失德而無德之極

也吳氏澄曰。老子上篇首章分言道德而未明言之下篇首章乃分言道德仁義禮智。皆宗旨所在也葢吾儒以道德爲統名。分言之則爲仁義禮智。皆得於天爲性之固有。初無精粗之別也老子則以道爲無名。德爲有名。自德而爲仁義禮智。每降愈下。故此章以德之近道者爲上德。仁之近德者爲上仁。義之近仁者爲上義。禮之近義者爲上禮。又於禮之後言前識以智爲下也其以厚薄華實爲言。葢道猶木之實。生理在中。胚胎未露。既生之後則德其根仁其幹。義

其枝。禮其葉。而智其華也。道實智華。實實而華虛。德根禮葉。根厚而葉薄。故曰禮者忠信之薄。前識者道之華。而大丈夫壹守此道德之厚實。而去彼禮智之華薄也。王氏弼曰。上德之人。惟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雖德而無德名也。下德主善名以治物。故德名有焉。善名生而有不善應。故不失德而無德也無以爲者無所偏爲也。夫大之極者其爲道乎。失道而後德。極下德之量至於上仁而止。雖以無爲爲用。不能以無爲爲體也。以無爲爲用。猶得其母。故已不

勞而物自理下此以往則不能無為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夫仁義發於內而為之猶偽況務外飾而可久乎夫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義行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苟得其為功之母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志無所營事用其誠仁義禮敬皆道也苟舍母而用其子棄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憂患太上所不取矣蘇氏轍曰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

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其中竭而無餘故在上者爲之而下不應至於攘臂而强之强之而又不應將刑罰生而兵甲起則徒作而無術矣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焦氏竑曰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舉老子此語而論之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是數者雖

有上下先後之異而以聖人用之皆道也如此則豈復有彼此去取耶

右第三十三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傅奕作王侯其致之一也河上王弼無之也二字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嚴君平無萬物得一以生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十四字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河上無貞而二字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

爲基。作本無兩必字。此從淮南子及河上本。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自稱下河上有曰字傳奕作自謂此其作是其非乎作非歟王弼作此非。故致數輿無輿。輿河上作車傳奕作至譽無譽此從淮南子及王弼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琭琭傳奕作碌碌兩如字並作若字落落王弼作珞珞此從河上本。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下萬物傳奕作天下之物。

吳氏澄曰。一者沖虛之德。前後所謂抱一。所謂混爲一。所謂道生一。皆指此。莊子又謂之太一。此自然之德。其用則虛而不盈。後而不先。柔而不剛。弱而不強。

書中國屢言之而此章盡發其蘊得者謂得此一以爲德也天地谷神四者名異實同裂破裂也發發泄震動也歇銷而不靈竭枯而不盈滅息而不生蹶顛仆也貞與楨同貞者事之幹爲天下貞猶言爲民極也老子著書將以導世故下文專爲侯王言之先言賤爲本下爲基而後但言賤爲本者省文也上文得一已專言用弱矣而末後以反與弱對言者蓋反推所以弱之原弱指所以反之實凡言反者卽欲用弱言弱者卽是與羣動諸有相反非弱之外又有所謂

反也。道之靜本無。故動則常與相反。無之體虛。故其用常以弱為事。蓋物生於氣。氣生於道。氣形有而道則無。此有無所以相反也。王氏弼曰。淸不能為淸。盈不能為盈。皆有其母。乃存其形。故淸不足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是貴乃本乎賤。故致數輿乃無輿也。玉石琭琭珞珞。體盡於形。故不欲也。夫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有以無為用。此其反也。動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故云反者道之動也。李氏嘉謨曰。所謂一者何也。知天之所以淸。卽知地之所以寧。

知神之所以靈。即知谷之所以盈。知萬物之所以生。即知侯王之所以為天下貞。蓋極其致皆有生於無也。是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異。自異則必絕物。侯王絕物。物亦絕之矣。李氏贄曰。侯王不知致一之道與庶人等。故不免以貴自高。高者必蹶下其基也。下則能賤矣。何則。致一之理庶人非賤侯王非貴。今夫輪輻蓋軫衡軛會而成車。人但知其為車而不知其為數者所會而成。初無所謂車也。由是推之。侯王庶人。人但見其有貴有賤。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

之一也。彼據其所見之形迹。貴而不能賤者。則亦琭琭落落如玉石而已。然則欲知反而弱者無它。致一以極乎無而已。陳氏懿典曰。致也故其至也。數車無車。自有而數至於無。謙之至也。琭琭落落。皆堅確而不能柔弱之意。謙之反也。源案莊子稱老子之學。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此章所謂得一者。卽沖虛不盈之德。為其近乎無也。又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明之。為其近乎一也。夫天地萬物。皆有生於無。故天不自知其清。地不自知其靈。神不

自知其靈。谷不自知其盈。萬物不自知其生。則侯王亦不自知其貴高。明矣。不自知其清寧者。無心而運。無爲而成也。不自知其爲靈與盈者。寂而虛也。不自知爲生者。自然也。不自知爲貴高者。賤下也。寂故靈。虛故盈。無心無爲故清寧。自然故不期生而生。自賤自下故爲天下貞。此則得一之所致也。夫貴高與賤下相反。而一之者何哉。蓋所謂侯王者。亦人見之爲侯王耳。若推其極致。則積衆賤而成貴。分數之初。無貴之可言。積衆下而成高。分數之初。無高之可言。如

會衆材而成車。分數之本。無車之可言。至於無貴賤高下之可言。則豈但以賤爲本下爲基而已耶。蓋幷我而無之矣。無我則無物。無我無物。則無高無下。無貴無賤。如此則高與下一也。貴與賤一也。彼與我一也。無往而不無。則無往而不一。何怪其與玉石之硜硜堅強自異於物者相反哉。然則人之見其相反者。道之動也。人所見其弱者。乃道之用也。蓋動本於靜。有本於無。不獨車之體生於無。即天地谷神萬物之體亦生於無。無與有相反。故體道者亦與徇有者相

反徇有者強而體無者弱不能體其無雖欲守柔而不能也故有我無我之間此得一不得一之所由別也

右第三十四章河上本分琭琭落落以上爲一章反者四句爲一章今案後章言能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能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即繼之以正言若反此章言侯王稱孤寡不穀即繼之反者道之動此語意相承之明證而數輿無輿即有生於無之旨必合爲一章而後義備至吳氏澄以末四句通下二章爲一章義雖可通文殊不屬姚氏鼐又通此章及下章爲一章又移後章道生一至沖氣以爲和二十五字於此章之首而移此章貴以賤爲本至非乎二十九字於後章人之所惡之上謂皆錯簡則臆斷無稽且不明道德之本旨耳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傅奕本勤在而下。大笑上有而字。建言有之下有曰字。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傅奕進道句在夷道句下。又下辱作黷。纇河上作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廣德吳澄作廣得。偷讀如輸。與渝隅爲韻。傅奕偷作媮。渝作輸。古皆通用。春秋渝平爲輸平是也。質眞作質直。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音傅奕作大言。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吳氏澄曰。此詳言上章反者道之動也。道與物相反。故知之者尠。非上士不能信也。建言有之以下十二

事。皆道之與物相反者也。源案明道三句。言其體道也。上德五句。言其成德也。大方四句。又廣喻以贊之。類。說文云絲節。左傳刑之頗類注謂不平也。王弼謂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割物是也。地方不中矩安有隅。天容不可繪安有形。非全道者烏能若此邪。陸氏希聲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上士知微知彰。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故聞道而疑信相半。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大笑。笑之則非

之矣。古之善為道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苟不為下士所笑。則不足以為道矣。李氏嘉謨曰。上士之勤。非強勤也。有見而勤。下士之笑。非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於勤。下不至於笑。不能無見而又不能信其所見。雖欲不若存若亡。不可得也。明道者自明。非光之明。外不得而見。故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不得而知。故若退。大白不污其性。苟性不污。和其塵可也。故若辱。廣德必有見於大。苟見於大。雖欲使之止不可得也。故若不足。建德者內立自性。則接物必簡。

故若惰。質眞者不徇於外。則惟吾所之。故若變。夫然則非廉隅可得而察也。非成不成可得而盡也。非聲音可得而知也。非形器可得而執也。彼中下之士。方役其所見。而議吾之迹。以實昧實。退實纇實。辱實渝。其不侮笑者幾希矣。呂氏惠卿曰。謂之明而若昧。謂之進而若退。謂之夷而若纇。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常若相反者也。然則道之實蓋隱於無矣。惟其如此。故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推其有餘以貸物之不足。而無不賴之以曲成也。

右第三十五章。吳澄本連上文反者道之動。及下文道生一以下。通為一章。今不取。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淮南子作背陰而衷陽。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傅奕作人之所患。而王公以自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一本下句無或字。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傅奕作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又教教父作學父。王弼作人之所教。我亦義教之。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王弼無於字。傅奕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吾是以句一本無吾字。傅奕無也字。末句有矣字。此四句並從淮南

子。

吳氏澄曰。此詳言弱者道之用也萬物之生以此沖氣則既生之後。亦必以沖氣爲用。乃爲不失其所以生之本。沖氣虛而不盈。故曰弱。此言道所以弱而動之由也。王公稱孤寡不穀。此言人之能體道者也。弱者損之也。強者益之也。以強梁勝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則所謂益之而損者非歟。以至柔無有之損而有馳騁能入之益。所謂損之而益者非歟。然則宜弱不宜強。強梁之爲教父。不待言而明。是眞不言

之教矣至柔無有之馳騁能入其有益如此是眞無為之益矣視彼以有言為教有為為益者豈可同日語哉故曰希及之張氏爾岐曰此章首承上章夫惟道善貸且成而言道生一一生二無名天地之始也二生三三生萬物有名萬物之母也一謂氣二謂陰與陽三謂陰與陽會和之氣即所謂沖氣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即申說三生萬物也蘇氏轍曰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

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道者葢已知之矣。焦氏竑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植物背寒向煖亦然。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而沖氣則運於其間也。木絕水曰梁。負棟曰梁。皆取其力之強。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葢古有是語。而老子取之。故曰我亦教之也。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食母。言教則曰教父。馳騁。役使也。不曰剛強而曰至堅。變文叶韻也。王氏弼曰。水無不可往。氣無所不入。柔弱虛無無所不通。至柔不可

折。無形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益也。李氏嘉謨曰。方其爲道。則一亦未生。安得有二。及其有陽即有陰。有陰陽則又有陰陽之交。而無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沖氣爲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乎。由其本生於道。故末而不失其本。孤寡不穀。王公自稱。蓋損之生益也。强梁不得其死。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損則必益。益則必損。聖人以孤寡不穀爲稱。蓋欲人知强梁之取死也。皆所以爲教也。物本非物。堅者僞體也。雖至堅之極。必

歸於無。以天下之至柔。能馳騁天下之至堅。况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無之眞豈不足以破有之僞乎。故無有能入無閒也。無爲之爲。其爲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未有及之者矣。源案此章原弱所以爲道之用者。全在沖氣爲和一言。蓋沖和之氣。未有不柔弱者。故人之生也柔弱。而死也堅强。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凡乖戾不和之氣。則堅强矣。故萬物之生。必常不失此沖和之氣。而後得天之生。道反是則死道矣。前章弱者道之用。而申之以天下萬物生

於有有生於無此章正承其指故書中凡言含德之厚則比於赤子專氣致柔則必如嬰兒皆體道貴弱之旨乃張爾岐疑其有脫文姚氏鼐直指為錯簡皆不識夫言之宗事之君者也

右第三十六章河上分天下至柔以下別為一章今按上文損益分挈末語不言無為分承。文義顯然吳澄合之是也又按侯王孤寡不穀正與得一章首尾相應。尤可證此與上章皆發明得一章之旨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河上無是故二字。王弼有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

長久。身親爲韻。貨多爲韻。藏亡爲韻。足辱爲韻。止殆久爲韻。首二句名在身上。貨在身下者。協韻耳。

司馬溫公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王氏雱曰。得名利而亡其身。何者爲病也。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則求之者多。攻之者至矣。故大費厚亡也。薛氏蕙曰。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奚辱。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不殆。張氏爾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知有名利。不知有身。抑思身與名貨孰親。孰多乎。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故甚愛啟爭。多藏誨盜。至

是而始悟名之爲身累也。貨之爲身賊也。得之不償所亡也。亦已晚矣。惟君子能早知之。易止易足。斯不殆而可長久耳。源案甚愛以下。即承得與亡而通言人世得失之理也。呂惠卿以甚愛多藏分屬名貨。以大費厚亡指身而言。皆失之鑿矣。

右第三十七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河上王弼作獘。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淸靜爲天下正。傅奕本盈作滿。沖作盅。屈作詘。靜作靖。末句淸靜上有知字。下有以字。

吳氏澄曰。以成爲成。以盈爲盈。以直爲直。以巧辯爲巧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沖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若訥則非巧辯。乃爲成盈直巧辯之大者也。大抵相反而相爲用。前章屢見皆此意也。陽之躁勝陰之寒。陰之靜勝陽之熱。亦相反而相爲用也。正猶正長之正。猶言爲天下君也。夫爲天下之君者亦多事矣。然弊弊然有爲者。反不若清靜者之無爲而無不爲。故能爲天下正。反者道之動如此。人之徇有而忘本者可以悟矣。蘇氏轍曰。直而不屈。其屈必折。循理而

行。雖屈亦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物自然難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葉氏夢得曰。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於此。躁猶可以勝寒。靜猶可以勝熱。而況自然無爲之淸靜。其尙不足以制天下之動而貞夫一者乎。則缺勝成。沖勝盈。屈勝直。拙訥勝巧辯。從可知矣。世人不察此。力求勝物而愈莫能勝。淸靜正天下。以不勝勝之也

右第三十八章。姚鼐移靜勝寒三句於以正治國章之首。或又謂此三句當屬下章。蓋正冀爲韻。而有道卻走馬。卽淸靜治天下之效也。姑存其疑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糞傅奕作播，古字通。張衡西京賦卻走馬以糞車，張協七命亦用其語。朱子及吳澄並稱之，謂車郊協韻。然韓非子、淮南子、鹽鐵論引此並無車字。河上王弼諸本皆同，故仍其舊。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王弼本無罪莫大句。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傅奕本咎莫大作咎莫憯。吳澄此句在禍莫大句之上。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河上本無之足二字，又無矣字。韓非子作知足之為足矣。

王氏弼曰：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卻走馬以糞田也。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起於郊也。李氏嘉謨曰：有道則能使兵為民，無道則能使民為兵。可欲者，愛也。不知足者，取

也欲得者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遂爲無窮之咎觀不知足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矣

右第三十九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淮南子戶牖下有兩以字韓非子作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窺於牖可以見天道傅奕本同但無兩於字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傅奕彌作瀰少年尟諸本無者字此從韓非淮南子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不行而知知或作至韓非子作知

呂氏惠卿曰天下之所以爲天下天道之所以爲天

道者果何邪得其所以然者則不出戶窺牖而知見之矣如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目力所及幾何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為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為天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於我故也知之於所不行名之於所不見則不為而成矣李氏嘉謨曰出而求天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盡而可以理盡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尠若知其理之在此雖閉戶可也聖人知不在形故不必行名不在迹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為吳氏澄曰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不復言見與闚者。知天下則知天道也。不爲而成。言上二句之效。

右第四十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兩日上傅奕各有者字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又損下河上有之字無爲而無不爲矣。傅奕作無爲則無不爲故取天下者。王弼無故者二字傅奕作將欲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不足河上作不可傅奕作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李氏嘉謨曰。爲學所以求知。故曰益。爲道所以去妄。故曰損。損不極則知不全。故日損者所以爲日益也。

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爲矣至於無爲則凡有爲未嘗不無雖取天下而有之尙猶不見其事若以有爲取之取一物尙不可得況於取天下乎焦氏竑曰取猶攝化也無事卽無爲也無爲自化淸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吳氏澄曰因言無爲無不爲之旨故云卽古之取天下者祇是無爲盛德而人自歸之必用智力而有作爲何足以取天下哉羅什曰損之者無粗而不遣遣之至於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

之至於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情欲既斷。是非俱忘德與道合。至於無爲矣。已雖無爲。任萬物之自爲。故無不爲也

右第四十一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王弼德善德信下無矣字。一本德作得聖人在天下。聖人下一本有之字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王弼作歙歙河上作怵怵釋文作惵惵一本惵惵下有焉字渾其心傅奕作渾渾焉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孩釋文作咳。

呂氏惠卿曰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無常心而以百姓心爲心猶之鑑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爲形也聖人之視己心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哉故善信者吾善信之不善不信者吾亦善信之知其心之善不善信不信無常而以德善之以德信之故也物得以生之謂德則德者物性之所自出而無不善不信明矣是以聖人之於百姓惵惵焉而已爲之渾其心渾其心者使善信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以自棄故也百姓皆

注其耳目。惟聖人之爲視聽。聖人皆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知其心之無常。猶己而已矣。蘇氏轍曰。如使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相非。聖人惵惵然憂之。故渾其善惡信僞而皆以一待之。彼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遇以嬰兒。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疾。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愧。而釋然皆化其爭矣。陳氏懿典曰。惵惵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是之心。故常有不自

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不分其善不善也

右第四十二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第三十句韓非傅奕皆作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河上本作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厚下傅奕有也字）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入兕虎入軍不被甲兵（被或作避）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傅奕夫何故下亦有也字無死地下有爲字）

天下惟生死二者出乎生則入乎死矣二者聽人之

自擇而入之生也動之死地皆去生而就死者也王氏弼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也取生之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取死之道全死之極亦十分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反亦無生之地焉善攝生者無以生爲生故無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於戈兵獸之害者莫甚於兕虎而令無所容其鋒刃措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蚖蟺穴於淵鷹鸇巢於山矰繳不能及網罟不能施可謂處於無死地矣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生之厚

乎。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渝其眞則如赤子之毒蟲不螫猛獸不搏也吳氏澄曰。出則生入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莊子云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又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又云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爲生。入爲死。凡人不以憂患嗜欲損其内。不以風寒暑溼侵其外。及入世能遠刑誅兵爭壓溺之禍。此三者皆生之徒也。其反是者。逸貴之人内傷。勞賤之人外傷。麤悍之人不終其正命。此三者皆死之徒也。陳氏懿典曰。無死地者。蓋知道

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非謂其薄之也。言察於安危。謹於禍福。莫之能害也。源案生之徒三句。諸說皆鑿。惟王氏近之而語未明。蓋徒之爲言類也。生之徒。死之徒。猶云取生之道。取死之道。此二者統言天地間人物生死常然之理也。而人之生於天[illegible][illegible]者。往往貪其取生之道。動輒由其取死之道。此乃專言斯人不能全生之通弊也。故下句始言人之生。而上二句不言者。明其泛言物理而未切人身也。下句不復云動之死地之徒者。

明其總承上文。而非並舉三事也夫人之生既動皆之死地。而但云十有三者。因上文兩十有三而重言之。則總數之實動之死地十有九矣。太上詞不迫切。故留言外之旨。待人自領耳。若夫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入世出世。超然無死地者。則天下一人而已。韓非子所引民之生。生而動。動而皆之死地。雖未必原文。然義亦昭然。諸家乃謂求生而反之死者。爲鍊形衛生之徒。並上兩者爲三事。則鑿而難通矣其論無死地者。亦多釋氏法身不壞之旨。與黃老不

倫。故並不取焉。

右第四十三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各本或無夫字。傅奕及開元本命作爵。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亭毒河上作成孰。畢沅曰亭成毒孰聲義相近。養之覆之。養傅奕作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王氏弼曰。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物之所以形。勢之所以成。

有所本。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不得不尊。失之則害。故不得不貴也。李氏嘉謨曰。物自有形以至於成。勢莫不以道德為主。然道雖尊。德雖貴。而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以命於物也。莫之使令而自然生。自然畜。凡所以長育成熟養覆。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德。陸氏希聲曰。稟其精謂之生。含其熟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

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爲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嘗魄章言人同於道德此章言道德同於人。是以其詞同而理通也。源案釋文云。亭則也。平也。均也。調也。易師卦馬氏注。毒。治也。蓋生之畜之者如春。長之育之而物以形者如夏。亭之毒之而勢以成者如秋冬。勢既成則養之覆之而已。諸家解莫之命爲爵命。獨李氏謂道無心命物。於義爲優。呂氏惠卿曰。無名之始。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其爲物。則特形

之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幼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者然則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末賤此所以能以無爲之柔弱而勝有形之剛强而王侯所以寳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分言之曰道生德畜物形勢成至其本而言之則生畜長育成熟養覆莫非道也而道終無名焉故不有不恃不宰是謂玄德張氏爾岐曰物之形形此道德之所生畜而已勢之成成此道德之所生畜而已是以萬物莫不

尊道而貴德。斯豈有所待而然哉。故道之於物。生之畜之不已也。而又長育亭毒養覆之。其爲功於物如此。然皆自然而然。生之不有也。爲之不恃也。長之不宰也。此豈可得而測乎。

右第四十四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傅奕作可以爲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河上得作知以作復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兌釋文云作銳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兩曰字河上皆作日此從淮南子用其光。句上淮南子有是謂二字復歸

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王弼襲作習。葉夢得常作裳。皆音近而誤。

王氏弼曰。毋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則不舍本以逐末也。兌者事欲之所由生也。門者事欲之所由從也。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不閉其源。故終身不救。爲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焦氏竑曰。兌口也。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皆喻物所從出。塞而閉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襲常猶言襲明。密而不露也。張氏爾岐曰。此章言體道之事。始與母。指道也。子。萬物也。知

小守柔即守母也。小柔即希夷微之意。形容道妙之辭。視之而不可見者小也。能見此不可見是曰明。守之而無可守者柔也。能守此無可守。是曰强。暫用其外見之光。後斂歸其本然之明。無外馳不返以遺身殃。是與常道合一者也。呂氏惠卿曰。聞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今我既得其母。以與心契則非特聞之而已。故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矣。非物之所出而我常守之不失。則天下孰能以其所出而害其所自出哉。此所以歿身不殆也。塞兌閉門。守其母之謂

也。心動於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塞之則心不出矣。物引於物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閉之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紛紜於前而不知。夫何勤之有哉。夫惟守其母則寂然不動者也。寂然不動者。常見其心於動之微。故明矣。見而常守之。則以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能勝。故強矣。既用其光以見於動之微。復歸其明以返於寂。然終身未嘗開兌濟事以陷於不救。何殃之有。

右第四十五章姚氏鼐以下章使我介然有知十四字於此章之末曰施者不塞兌而遺身殃書也故可畏也介然有知則知其子以守其母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陳景元作民甚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傅奕作財貨是謂盜夸非道哉盜夸韓非子作盜竽案古韻虞麻通用則竽夸皆協韻說文竽夸皆亏聲蓋篆文于作亏是以形近致誤畢氏沅謂古從亏字皆訓大故爾雅之訏宇毛詩之攸芋芋皆爲大義隸文艸竹不分韓非竽應作芋而韓非則云一竽唱眾竽和則本不作芋明甚特夸義於通章爲其故從河上王弼諸本

吳氏澄曰我者代眾人自我也介然與孟子介然用

之而成路同。謂倏然之頃也。施猶論語無施勞。孟子施施從外來之施。謂矜夸自大也。老子之學。最忌夸張。此章言不知道之人。惟務自矜。使倏然有所知而行之於大道。則必專以施爲畏而不敢爲矣。夫謙謙斂退者大道也。其道甚平易。而人不肯行之。皇皇夸張者小徑也。與道相反而人皆好焉。朝甚除以下。言夸張之事也。故曰盜夸非道哉。陳氏懿典曰。謹畏不敢者爲大道。則驕矜炫耀者爲非道明矣。謙之爲道卑不可踰。而人不肯由也。是以外雖炫飾。而內實空

虛如朝廷雖甚美。而田疇倉廩實荒蕪虛耗也。猶且采服劍佩以為飾。飲食侈靡以自奉。多積無用之貨夸為富强。此猶盜賊之人自夸其所有。其去惟施是畏之大道。不亦遠乎。呂氏惠卿曰。舍道而由徑則亡本而徇末。譬夫人以食為本。而食必出於田。田治而倉實。倉實而食足。食足而財豐。財豐而廷治。以知其本之所自出也。今不行大道則已。不得其本而徒馳騖於其末。其與飾庭除而空倉畮。慾衣食而侈貨財者。奚以異哉。李氏嘉謨曰。行於大道則蕩然廣大。心

逸日休故甚夷也爭於小徑則矜智欺人心勞日拙故成於盜也世人不知此廷甚除治其外飾者則備矣然田甚蕪而心不治倉甚虛而行不修方且盛服佩以炫人侈貨財而無用去道何其遠哉源案道以不盈為大不盈者專務於內有若無實若虛也今施且夸焉則專務於外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無有窮極矣夫民有生則有欲則無不以相尚為高此最難克之心而有無窮之弊豈不甚可畏哉而民以不施之道斂約而難行顧乃見小欲速以爭鶩捷徑豈知不

矜不伐而人莫能尙之。其道甚平。何難行之有。謂之民則蚩然無知。不知大道。則愈夸而愈小。蓋好大道者其見大。好小徑者其見小。見大則常若不足。見小則常若有餘。若是者爲士則必徇名而荒德爲庶人則必侈末而耗本。爲國家者則必至飾外而虛內。雖淺深廣狹不同。而其爲以己徇人則一而已。特其顯者莫若國家之侈弊爲尤易見。甚矣。人心之難克。而施之可畏如此。朝甚除以下。蓋極言以曉愚迷固非謂施之可畏。惟此一端。亦非僅借爲喻也。諸家或以

知行連讀。或訓施曰施爲。而韓非子又作迆等。胥非本旨。

右第四十六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韓非子無兩者字。又作子孫以其世世祭祀不輟。王弼本孫下亦有以字。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鄕。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拔脫輟爲韻。身眞爲韻。家餘爲韻。鄕長爲韻。邦豐爲韻。下普爲韻。皆古音也。諸本避漢諱改邦作國。今從韓非子。又河上王弼本。五修之下俱有於字。此從韓非淮南及傳奕本。趙立堅五乃字並作能字。又乃餘作能有餘。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鄕觀鄕。以邦觀邦。以

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傅奕何以作奚以。王弼然哉上無之字。韓非哉作也。

天下之物。建於外者。外物得而拔之。抱於外者。外物得而脫之。恃外有之固者。其固終不可恃也。若夫建德而抱一者。建之於心。抱之於內。初無建抱之形。苟我不自拔且脫。誰得而拔脫之乎。蓋非徒固之於一時。並且固之於後世。世世人之建抱者。以智術邀結。則假於外者非己有。聖人惟修其一身之德。則足於內者無所假於外。故眞也。取人人所同具者而獨全之

夫誰不在所建所抱之中乎。推而及之家國天下。亦不過此德之所餘以長之豐之普之而已。一德之外無餘事。一眞之外無餘修也。夫何故。一人之身。一家一鄉一國一天下之身是也。千萬人之性情。一身之性情是也。苟吾身之德既修。則以我之身。觀人之身。彼此無異。是故家國天下之人雖不一。而彼家之身猶此家之身。觀於吾一家之人而足矣。彼國之身猶此國之身。觀於一國之人而足矣。卽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後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同此身卽同此德其

同然之理豈能外此而別有所知哉。不外吾身而得之矣。古之謂藏天下於天下者。用此道也。以是知含修而言建抱者。非善建善抱者也。離身而言修者。非眞修也。修之身。德乃眞。盡之矣。呂氏惠卿曰。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於家國天下。而不知其本眞乃在吾身也。德之眞者。旣修諸身。則推之而已。莊周以爲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其說出於此。觀諸吾身。其所餘者已足而無待於外。則以觀家國天下。亦若是而已矣。

右第四十七章。姚鼐以善建三句別爲一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傅奕作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傅奕作蜂蠆不螫。王弼作蜂蠆虺蛇不螫。骨弱筋柔而握固。握葉夢得作搤。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峻王弼作全。傅奕作朘。此從河上本。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號而不嗄。釋文作聲不嗄。云聲當作噯。傅奕作號而嗌不嚘。彭耜云莊子有嗌不嚘之語。故後人據增嗌字。玉篇引老子作號而不嚘。又一本作不啞。陸希聲本兩至下無也字。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曰強傅奕作則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是謂王弼作謂之。傅奕作非道。不道早已。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則其含德也厚矣。德者柔弱沖和之德也。不螫不據不搏。盡全天之人。物無害者也。握固謂以四指握拇指也。峻釋文云赤子陰也。嗄聲嘶也。又啼極無聲曰嗄。祥吉凶之候也。形未完而氣自專。精未感而精自應。則常全其本然之氣而不益生也。聲久費而和不傷。則任其自然之眞而不以心使氣也。益生由於多欲。多欲則起居動作縱於外飲食男女恣於內。異於精之至者矣。心使氣由於多忿。多忿則乖張決驟。而內不能自主。張厲僨興而外

不能自制。異於和之至者矣。物壯則老。爲其強梁而違道也。苟守柔知和。常如赤子。則旣不壯。惡乎老。旣不老。惡乎已。蘇氏轍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也。夫嬰兒物來則不知應。誠未可以言用。然汨然無欲。其體則至矣。夫人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欲。則傷之者至矣。無心之赤子。物無與敵。曷由傷之。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其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今終日號而泰然。是其心不動而氣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知

和曰常。得本以應物者也。苟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呂氏惠卿曰。人之生初。德性至厚。比其長也。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內。而益生者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爲道者。損其所益生。修性反德。德同至於初。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夫赤子之爲物。特以其受沖氣之和。積而未散。而猶遇物不傷。況夫充純氣之宗。而其道大同於物者。夫孰能害之。故致道之極而復命曰常。含德之厚而知和亦曰常也

右第四十八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紛王弼作分。別本作忿。和其光。同其塵。是謂元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傅奕無故字。又不可而疏害賤三句。上有三亦字。害王弼作劌。開元本作穢。故為天下貴。

人之相接。或以言親。或以貌疏。塞兌閉門。無可欣厭則不可得而親疏矣。銳以爭利。紛以取害。挫銳解紛。則不求利而害亦不至矣。光貴塵賤。和而同之。則不

自貴而人亦不得賤之矣貴在於我而不在人則常物物而不物於物故為天下之至貴塞兌閉門言其愛身存我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言其處世應物也忘物我混內外則玄同乎道矣未能玄同者同乎此則異乎彼同乎始未必不異乎卒當其同也則親之利之貴之及其異也則疏之害之賤之玄同之人無所為同也安行所謂異故不得而親疏利害貴賤之也蘇氏轍曰凡物可得而親則亦可得而疏可得而貴則亦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孰為親疏等觀

順逆。孰為利害。不知榮辱。孰為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為天下貴也。李氏嘉謨曰。塞兌以謹其出。閉門以閉其入。挫銳以治其內。解紛以理其外。和光以抑其在己。同塵以隨其在物。如此則無出無入。無內無外。無我無物。是謂玄同。既得其同。則謂之親而遠謂之疏而近。謂之利而不喜。謂之害而不懼。謂之貴而不高。謂之賤而不一。故凡物不足以擬之也

右第四十九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

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正。傅奕作政。無事。焦竑云一作無爲。河上王弼作吾何知其然哉以此。傅奕作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夫此此從焦竑本。人多技巧二句。傅奕作民多智慧。而衺事。滋起。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下傅奕有我無情而民自清句。其政悶悶。其民湻湻。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悶悶傅奕作閔閔。湻湻作偆偆。河上作醇醇。一本缺缺作缺缺。此並從淮南子及王弼。古譌與訛通。故爲化二字並讀如訛。王風兔爰篇爲吪同譌。靜與正韻。事與富韻。欲與樸韻。悶與湻韻。察與缺韻。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韓非子所倚所伏上並有之字。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河上無邪字。傅奕作

衰

正復爲奇。善復爲訞王弼作妖傅奕作訞。民之迷其日故久矣傅奕人之迷也其故以久矣。一本無矣字。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劌河上作害。蘇本作儀。此從淮南子。直而不肆。光而不燿。燿王弼作耀。

王氏弼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適致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多忌諱欲以恥民。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强國。而國愈昏。民多智慧。則巧僞生。巧僞生則邪事起。以至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皆含

本治末故致此。是正者欲以息邪而奇兵用也。聖人無爲無欲。而民從之速。皆崇本以息末耳。孰知其極其無正者。言孰能知善治之所極乎。惟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化。是其極也。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是立善以治物。使復有訞之患也。蓋人之迷惑失道已久。不可便正治以責之。是故以方導物令去其邪而不以方割物。以廉淸民令去其汙。而不以廉傷人。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以光鑑其所以迷。而不以光照求其隱慝。所謂

大方無隅。大直若屈。明道若昧。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吳氏澄曰。以正治國者。法制禁令正其不正。管商是也。以奇用兵者。譎而不正。孫吳是也。奇者僅能用兵而不能治國。正者但知治國而不可以取天下。惟以無爲治天下。不期服人而人自無不從之也。夫以正治國之效何如哉。忌諱謂禁網嚴密也利便於民之器。如權衡度量舟車網罟之屬也。技巧者造作利器之工。所謂奇技淫巧者也。八句所言二事。蓋多忌諱由於法令之彰。所以民貧於下而或爲

盜賊也多利器由於拔巧之多所以政昏於上而奇衺盛行也夫整齊法利通工足用皆務富強以正治國之要務而其效如此以之治國猶不足也然則所謂無事可以取天下者何哉無爲好靜無欲皆無事也既無所事何心致天下之親附而民自然化且正自然富且樸其效如此是以之取天下而有餘也由是二者觀之則無事者之政若悶悶無可喜而民自化之乃不澆漓而淳濱以正治國之政若察察有可觀而下貸上昏物僞人亂而缺缺然或得或失相反

如此則人之行事。所謂禍者其終未必非福。所謂福者其終未必非禍。孰則知其終之所極何如哉。蓋正與不正對。正一反則為不正之奇。正善而奇不善。斯訞禍生焉。不知無所謂正則無所謂善。而亦不至反而為奇之訞也。常人迷昧久已。不知此理。故但知以正治國之為善。而不知無所謂正之為正也。知此者其惟有道乎。有道者以無事為事。則以不方為方。不廉為廉。不直為直。不光為光。是以其遇物也圭角鋒稜。渾然不露。容隱韜晦。與物無傷。則有其善而無其

弊耳。雖未嘗以此取天下。而天下可取之理在其中矣。呂氏惠卿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則有事之不足以取天下。明矣。何以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以有事之不足取天下而知之也。自以爲正而民愈貧。國愈昏。俗愈侈。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也。凡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若夫聖人無爲而民自化。則無忌諱之弊。上好靜而民自正。則無法令盜賊之害。上無事而民自富。則無利器之滋昏。上無欲而民自樸。則無技巧奇衺之尙矣。是故以無事取

天下。則其政悶悶。不以察察爲快。其民亦淳淳而不澆於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取天下。則其政察察而反乎悶悶。故其民亦缺缺而不全於樸也。察察缺缺故避禍而未必免。求福而未必得。以爲正且善者。有時而爲奇且訞。禍福奇正善訞。究未知孰在也。徒令智多而難治耳。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固執已久。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使不得反樸而全其性乎。故聖人反之以無爲爲本。

右第五十章。河上本其政悶悶以下別爲一章。吳澄本合之。王弼注以正復爲奇承首句言

是亦不以爲二事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陸希聲本作治民。韓非王弼作莫如。惟嗇是以蚤服諸本作是謂。此從韓非子。蚤服焦竑云一本作早復。蚤服是謂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黃茂材莫知其極無疊句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韓非子作深其根固其柢。河上柢作蔕。

朱子曰。老子之學。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早服是謂重積德者。言早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

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者。早覺其未損而嗇之也。姚氏鼐曰。服者事也。嗇則時暇而力有餘。故能於事物未至。而早從事以多積其德。逮事之至而無不克矣。李氏嘉謨曰。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若嗇。嗇者無所不嗇之謂也。謹於內。閑於外。內心不馳。外欲不動。故能早服而德日以積。積於不積則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雖有國可也。人知其有國而不知其可以有國者。由其有本。本積既厚。則安知其極。此所以長久不殆也。呂氏惠卿曰。人之生也。固足於德誠

能嗇而早服之則德日以充非重積德而何德之至者物莫能傷天下莫能勝夫安往不克哉無不克而莫知其極則能物物而不物於物者也不可以有國乎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可以長久矣精神者生之根柢嗇而藏之衛而保之則根柢深固而生長矣生長則視久矣蘇氏轍曰凡物方則割廉則劌直則肆光則燿聖人有其能而不盡其用嗇者有而不用也斂藏其用聿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

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以其能守母也孟子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然則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蔕者是也古之至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蔕固而不可脫雖長生久視可也源案此章解者多齟齬惟蘇氏以可以有國以上爲治人深根固柢爲事天於義較愜蓋老子之書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章首以治人事天莫若嗇爲主下文即承嗇而

反復引申之自早服重積德至莫知其極皆發明嗇義兼治人事天而言也隨舉有國以明治人之用並及深根固柢以言事天之要蓋道之嗇而至於早服無間德之積而至於莫知其極則斂舒咸宜體用兼妙以之有國則可以長久以之固己則可以長生惟其治人事天無所不可故曰莫如嗇也至蘇氏釋早服而以服人爲言吳氏釋有國謂喻人之保有此身則皆偏義無取焉爾

右第五十一章

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各本無兩者字。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也。各本無也字。聖人亦不傷民。各本作亦不傷之。傳奕作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各本則作故。此章字句皆從韓非子。

韓非解老篇曰。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變業。故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清靜而重變法也。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

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疾痛之害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言治世鬼神不與人相害也疾人謂之鬼傷人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而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鬼不與人相傷是兩不相傷也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德交歸焉言其德幽明上下交盛而俱歸之於民也王氏弼曰躁則多害靜則全眞故其國彌大其主彌靜然後能廣得衆心矣若烹小

鮮。不擾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爲神也。道治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不傷人。則不知聖之爲聖也。夫恃威網以治物者治之衰。使不知神聖之爲神聖。則道之極矣。神聖兩不相傷。是神聖合道。交歸之民也。

右第五十二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句 天下之牝。常以靜勝牡。句 牝以靜爲下。舊牝牡二字連文。故焦竑謂一本作天下之交牝。無中間天下之三字。又一本無以靜爲下四字。吳澄則謂下牝字疑衍。案吳說得之而未盡。蓋下牝字當在牡字之下。乃倒文非衍文也。陳彙古讀牝

常以靜勝斷句。牡以靜爲下斷句。亦非。首句傅奕作大國者天下之下流。五句作以其靜故爲下也。司馬本作以其靜爲之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傅奕兩則取下各有於字。河上本一作則聚於大國。或下而聚。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兩者上各本有夫字。故大者宜爲下。一本無故字。一本作爲之下。此章字句從王弼河上本，惟移牝字耳。

吳氏澄曰：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人，猶江海善下而爲衆水之交會也。小國本居人下而能下人，猶牝不先動以求牡，而能以居下之靜，俟致居上者之動求

也。故下文即承二喻而分言之。大國不恃其尊。則小國樂附。小國能安其卑。則得大國歡心。是大國能謙下以取小國之附。小國以屈下而取大國之容也。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故末專曰大者宜爲下。源案章首但言大國天下之交。而不云小國天下之牝者。蓋牝之爲小不待言。而大者則未必知法水之善下。故始終皆舉大爲言也。人各有欲而不知所以得遂其欲之道。如大國之所欲者。不過兼畜乎人耳。小國之所欲者。不過見容於人耳。此天下之常情。

而今皆以能下得之。則下之爲用也至矣。故凡天下之物。雖大者必宜下。林氏希逸曰。此章全意歸重末語。蓋兼畜乎人。入事乎人。兩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得其欲。然則知道者常以謙下爲宜矣。意謂强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爲知道也。全書多此旨。而說者多以喻處爲實義。惟黃茂材謂此章全是借喻明道之言者得之。但未知推之他章耳。

右第五十三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傅奕奧下有也字。寶上有

所字。谷神子本保上有不字。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淮南子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傳奕作尊言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傳奕作進此道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一本無何字。傳奕作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陳象古不曰作不日。王弼作以求得。一本作有罪可以免。

此章皆言道之極貴，欲人知貴而求之也。夫尊行之可加於人，而致使居天子三公之位，則尊貴孰甚焉。美言可市，而至於百朋之錫，不若一言之贈，則寶貴孰甚焉。然則古人所以尊貴寶貴此道者何故邪？豈

不以其爲善人之寶而求則得之爲不善人之所保而有罪以免邪其爲天下至貴不亦宜乎吳氏澄曰室西南隅之奧尊者所處故以譬道之最貴也有道之人命以君師之位使爲天子三公皆以道貴也朝聘之享駟馬陳於庭先執拱璧以將命其禮重矣然猶不如跪而進此道之貴也李氏嘉謨曰賢者以道爲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道莫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於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言行依於道則其美可市其尊可加乎人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

從行而不應矣安能若此乎由人各根於道故不幸而陷於不善聖人亦何忍棄之是以立天子置三公非苟富貴之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善還以斯道善之而已呂氏惠卿曰萬物之生未有一物不具此道者也惟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則得之而有無窮之富不善人自知其不善則雖有萬惡亦可渙然而釋矣夫言美可市行尊可加則人固無善不善皆知美所美而尊所尊也況有道之於人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非特可市可加而已則於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

右第五十四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焦竑云一本無兩其字傅奕兩於上各有乎字〕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此句下韓非子繼以故聖人蚤從事焉。〕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輕諾多易下。傅奕有兩者字。〕是以聖人猶難之。〔程俱作由難之〕故終無難。〔句下傅奕有矣字〕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諸本作判。河上作破。案泮判通用。破散不辭。此從王弼本。〕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傅奕作爲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合袌之木。生於毫末。九成之臺。起於

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焦竑云九成一作九層千里之行一作百仞之高。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河上無是以一本無聖人。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失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傅奕幾成上有其字無敗事下有矣字。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韓非子復下有歸字傅奕復上有以字。以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恃諸本作輔此從韓非子。

此章皆明無為而無不為之旨。無事無味之下。即次以大小多少。報怨以德者。以明我所謂無為者。非徒輐斷之見託諸空言而已。必實能等觀大小。化怨為

德難平之情。一切順受。驗之於此而後眞能事無事之事。味無味之味。爲之未有。治之未亂之後。復繼以無爲無執者。以明我所謂爲。非謂曲謹周密小察機警也。其爲無爲。執無執。益出於衆人之所不覺。而未嘗造作有心也。味無味則其欲也不欲矣。事無事則其學也不學矣。恃待也。待其自然而不敢以有爲造作之。所謂無爲自化。淸靜自正也。吳氏澄曰。凡以無爲而爲者。老氏宗旨也。無事無味。皆演無爲之旨。所以得遂其無爲者。能圖其難於易之時。爲其大於細

之時也。天下之事。始易而終難。始細而終大。故圖之爲之於其始。則不勞心力。自能無爲。若不早圖而亟爲之。以至易者漸難。細者漸大。心力俱困。無爲其可得乎。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者。承上文事之大小而言心之大小也。始小之時。心固不敢自以爲大。即已大而此心亦終不改。始終皆能自小。所以能成其大也。輕諾寡信多易多難四語。承上文事之難易而言心之難易也。始多易者終必多難。是以聖人雖當始易之時。而心猶難之。始終皆不敢易。所以終無

難也其安易持六者言圖之於其易也合抱之木三者言爲之於其細也民之從事四句文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爲之意而言也始雖以爲難至終而不以爲難始雖不敢以爲大至終而自以爲大則事幾成而敗於終者有矣故必愼終如始乃可終無敗也章首言爲無爲章末言自然而不敢爲此一章之意相終始也王氏道曰人皆有所爲聖人亦人耳獨無所爲乎但衆人所爲者有爲之事聖人所爲者無爲之道此其所以異也事所爲之條件也味所爲之理趣

也劉氏槩曰欲眾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眾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眾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不學眾人之所學故曰復眾人之所過王氏雱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將各安於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兆矣更何脆之可泮微之可散哉蘇氏轍曰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為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安有不濟者哉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可也故為

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耘之及秋自穫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謂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讐卽或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心存乎得喪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耳呂氏惠卿曰有爲則有事有事則有味爲而不爲則事亦無事雖

反復尋繹而何味之可言乎。人所最難忘者怨。而吾一以德報之。則其佗尙何足嬰其心哉。天下之事大作於細。難作於易。苟有所作。吾必於易與細而先見之。既見則圖而爲之。所謂知幾其神者也。是以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蓋彼方防大於其細。而安有爲大於其大也。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以難之於其易。而不難之於其難也。持於安。謀於未兆。則是爲之於未有也。破其脆。散其微。則是治之於未亂也。苟已有而爲之。則欲其成而反敗。已亂而治之。則執愈固而反

失。聖人以不爲爲之則無爲。以不治治之則無執。民之從事。常在於既有之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苟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由於近。而愼之。則何敗失之有。李氏嘉謨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聖人於事未至。已常若難之者。不以我必於物也。故常安其所安而無不安。則其持無所持而易持矣。即或偶有不安之萌動。即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微而破散之。故無有撓其安

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不安於未亂。譬如木之自生。土之漸高。行之日遠。於無爲之中。自然而爲。於無積之中。自然而積。故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世之爲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爲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於怠。皆爲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終不爲且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况於怠歟。焦氏竑曰。無爲無事無味者。道也。是道也。不可力得。至易矣。不可目窺。至細矣。雖至易而至難者待此以解。雖至細而至大者待此

以成。豈可以其易與細而忽之哉。學道者亦或有見於此。而又以爲大之心奪之。故易與細不常爲我有。唯聖人自始至終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而不以世俗所謂大者分其心。故事之難者大者。遇之寂然了無留碍。而道自此全矣。此所謂成其大者也。嗟夫。此非大丈夫見理明。用心剛者。安能見安能守。而可與輕諾多易之流道哉。

右第五十五章。河上本分其安易持以下爲一章。吳不注明所以移置之意。一若原本如是者。殊不可訓。且至姚氏鼐則又割取民之從事十九字。出之章末。別

爲一章。皆莫知其何意也。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傅奕作以其多智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賊下福下傅奕各有也字。知此兩者亦楷式。何上傅奕有常字下有也字。楷式王弼作稽式。常知楷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河上本乃上有然後二字。

王氏弼曰。愚謂無知守眞順自然也。智多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僞。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巧密。姦僞日滋。故

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呂氏惠卿曰古之善爲道者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其在已若
此則其推之於民也亦若是而已李氏嘉謨曰民之
愚而自以爲智徇溺於物欲而不知反吾方示之以
無爲鎮之以素樸猶且未悟而況欲以智示之歟是
賊之也倘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之機心機心不生
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信乎涑水司馬氏曰物情
莫不貴智而有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是
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源案此章惟知

此兩者亦楷式句。諸說皆未明。蓋古之善爲士者。雖微妙元通。深不可識。而至於智之爲害。不智之爲福。則顯然明白而易知。但能深信固守。而不以智汨其眞。則雖其體用之大全未易窺。亦可以得爲治之觴而不至有失矣。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也。然誠能常常知之以爲楷式。則智故日去。淳樸日全。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豈但不賊已哉。雖謂之元德亦可矣。蓋德謂之元。則深遠與俗相反。聞者或大笑之。次亦若存若亡。今此獨能不疑其相反。而深信其可法。則雖反

於世俗。乃順於大道也。順於道非元德而何。而知之者何少哉。

右第五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傅奕我作吾。又無道字。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一本無也夫二字。○此章字句皆從王弼本。若他本皆以聖人字在欲上民之上。是所以言聖人者不無

爭也或作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是因上文以其言下之句法而誤也或四民字並作人則是物我相較而非君民相臨之定分也或作居前而人不能害是與下文莫能與爭之意相複此二句傅奕作處之上處之前河上作處民上處民前亦皆不若弼本之協

惟下乃大老氏宗旨也天下歸往之謂王百川歸會之謂海人知王之至尊而不知所以尊者由其至大所以能成其大者由其能下而無不容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天下忘其上且先而爭樂推之使上推之使先斯道也可謂大矣而天下顧謂其與常情不相肖似夫大則

不爭。爭則不大。江海爭乎百川。豈復成其為江海。王者之道而爭乎一物。尚何以為天下王哉。上章言與物相反。乃所以為順此章言與俗不相似。乃所以為大。蓋一意也。金人銘云。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楊雄所謂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董思靖所謂德下之則位上矣。德後之則身先矣。蘇子由所謂有道者未嘗欲上人先人也。但既下之後之。則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皆得老氏之意矣。○呂氏惠卿曰。有天下者。以位言

之。則固上乎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爲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是何其言之下乎。論其序則固先乎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是何其身之後乎。夫如是則處上而人以戴之爲輕矣。居前而人以從之爲利矣。上下相忘。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爲之爲天下且不見其朕。而謂之不肖。況孰與之爭乎。

右第五十七章。河上以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三句屬下章。姚氏鼐以此三句別出之爲一章。今案其文義與下章不相屬。而與此章相爲首尾。故合并之。

吾有三寶持而寶之一作我有三寶寶而持之河上寶作保此從韓非子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韓非作故能爲成事長今舍其王弼無三其字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死矣傅奕作是謂入死門夫慈以戰則勝以戰則勝韓非作於戰傅奕作以陣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傅奕下有古之二字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一本無敵字傅奕與作爭河上作不與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傅奕作用兵者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

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一作仍。此從王弼。）無敵。（一本二句上下互易。此從傅奕。蓋行兵為讎。臂敵為讎。且下句即承無敵而言也。）禍莫大於無敵。無敵幾亡吾寶。（各本皆作輕敵幾喪吾寶。此從王弼及傅奕。）故抗兵相加。（傅奕作相若。又下有則字。）哀者勝矣。

此章明德之用也。蓋道以虛無為體。其運而為德。則以慈儉謙退為用。然德為萬物之母。則慈乃善之長也。與慈相反者莫如兵。故專以兵明慈之為用。而儉與不敢先皆在其中也。首言我有三寶寶而持之。末言幾喪吾寶。首尾相應。以致其丁寧。欲人寶之而勿

失也。老子著書。明道救時。見天下方務於剛強。而剛強莫勝於爭戰。今將救其弊。而返以慈儉謙退。則天下必以爲不適於用。故即其所明者以喻之言。吾之道無施而不可。雖用之以戰守。亦無不勝且固者。蓋慈則必儉。慈則必不敢爲先。是即兵家以進爲退以弱爲強之道。其證以用兵之言者。使即兵以知柔退即柔退以反於仁慈。非爲談兵而設。故即繼之以禍莫大於無敵。無敵幾亡吾寶也。三寶首慈。哀者慈心之所發。故天衛之而必勝。若佳兵者不祥。未有能久

勝者也。由慈而發者爲哀之則。不由慈而發者爲佳兵矣。諸本皆分爲數章。是以旨意不明。而昧者遂至以老子爲談兵之書。其失甚矣。韓非子解老曰。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而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事理得。事理得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冬日之閉凍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長侈長費。而況於人乎。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故曰儉故能廣。葉氏夢得

曰我自處也易物無不濟也難故即三者推慈以爲先而復申之以爲戰則勝守則固是今之所隷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爲慈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恒然有期於天下者歟焦氏竑曰不武不怒而遂云配天古之極者何也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扔仍同詩云仍執醜虜是也王氏弼曰士者卒之帥也不武不怒者後而不先應而不唱也不與者不與爭也用人而不爲之下則不盡力也言以哀慈謙退用之以戰猶不

須行列不必攘臂不用兵刃而敵自無與之抗也雖然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强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為大禍也幾亡吾寶謂三寶也舉兵相當哀者必相恤而不趨利避害故必勝也源案軍惟死戰以拒敵故有行列攘臂執兵之事苟無敵之可扔則亦無列足整無臂足攘無兵足執矣蓋以後為先以退為進常致人而不致於人則是操全勝之術不勞力而坐致之是謂扔無敵也雖然所謂無敵者豈吾之所樂哉蓋兵至無敵於天

下。則殺人必多。乃禍莫大焉者也。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王者之師。而君子尚不忍言之。豈非幾亡吾寶之謂乎。是故吾之用兵。不得已而用之。以不祥視之。以喪禮處之。皆哀之至也。惟哀而後可以言勝。所謂慈則戰勝而守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者也。諸本皆作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夫輕敵必敗。身且不存。奚但寶之幾喪。是直一孫吳制勝之術耳。何足語太上慈哀之教邪。○蘇氏轍曰。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其疾爲衆所疾。故常近於死。以慈衛物。則物愛之如

父母。雖爲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斯人也則開其心志。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衛矣。故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呂氏惠卿曰。所謂三寶。皆人之所難持者也。惟無我不爭者能持之。然惟慈故儉。惟儉故不敢爲天下先。則慈者三寶之所自出也。夫道之動常在於迫。而其用常主於不爭。其施之於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不知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

以順待逆。逸待勞。卑待驕。靜待躁。皆非所敵。然則道之爲常。主於不爲。雖兵亦猶是矣

右第五十八章。河上分善爲士者以下爲第二章。用兵有言以下爲第三章。吴澄姚鼐皆合爲一。今從之。但章首我有三寶。章末幾亡吾寶。首尾相應。詞旨顯然。河上本連上章末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數句。屬此章首。殊不相洽。矣本因而未改。今此用姚說正之。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二句傅奕作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傳奕作事有主。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也。河上本無也字。此二句上皆從淮南子。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傳奕作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一作披褐。懷玉。知不知上。傳奕作尚矣。不知知病。傳奕

作病矣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病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韓非作是以無病也。傅奕作是以不吾病。

此嘆世人之不知至道而自知其知也。老子教人柔弱謙下而已。其言至簡至易。初無難行。而世降俗下。天下莫有知其可貴而行之者。夫何故。蓋吾所言柔弱退下之事。固自有統會宗主之旨存焉。世人不知吾之宗主。而但見其外所言不過柔弱謙下之事。是以視爲卑卑無甚高論。而莫之貴耳。故深嘆之也。蓋大道於俗不肖。而元德與物相反。知者自然希少。此

道之所以貴乎俗而不可不知者也使道亦俗情俗見無異則無足寶重矣人既莫知則我有三寶惟我能持而行之若被褐懷玉而人莫知之也夫中所懷之貴者以其知夫言之宗事之君外所被之賤者以其知而不知若愚若晦斯乃上德若辱者也人既不知則必反自以爲知衒玉求售必非至寶以瑜爲瑕以規爲瑱雖聖人與居不能藥而救之也非病而何使其一旦自知其病而病之則所以去病者卽在此矣前半段言人知道者之難後半段嘆人妄知者之

多也。蓋昧於道真者。由惑於俗見。以人身言之。則不知者其病之見識而自以其妄見爲知者。則其致病之根源也。故後以病喩之

右第五十九章。河上分爲二章。諸家因之。今案知不知以下。正足前半之意。使非後半分明指出。則知希我貴之說未免有弊矣。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大威上傳奕有則字。王弼有則無矣。無狹其所居。狹河上作狎。司馬作安。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吳澄作不狎。傅奕兩不厭作無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自知自愛下。傅奕有兩而字。故去彼取此。

焦氏竑曰。威畏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可畏者至矣。下文皆畏其所當畏之事。呂氏惠卿曰。民不純於道而惟知識之尚。故生生厚。生生厚故輕死。輕死故不畏威。民至於不畏威則無所不爲。此天之所由以明威而大降其虐也。李氏嘉謨曰。知道者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狎其所居不厭其所生。我惟不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所知。自愛而不自貴其所愛故也。使有自見自貴之心。則必狹其所居。厭其所生。而不能一日安矣。陳氏懿典曰。

天下有亡生趨死之道是大威也不畏則入畏矣故身之所居者必不敢狹小之而有過分之望身所賴以爲生者必盡心力而不敢厭怠以爲勞也夫惟安居而不厭其生是以安身而不厭其道自知不自見者自檢飭盡分而不夸張其所有也自知則知所愛矣不自見則無所矜貴矣故去彼之狹且厭而取己之所安也老子書大抵戒人之夸大外慕也源案人不知威之可畏者由於有欲之可貪而外之有所貪由於內之有所厭所居以境言如貧富貴賤窮通之

類。所生以身之受用者言。如勞逸榮辱苦樂之類。凡人以所生所居不若人為恥。是故居貧不居富則狹之。居賤不居貴則狹之。居闇約不居聲華顯望則狹之。狹之則必厭之。厭之則必歆之。厭勞則慕逸。厭辱則思榮。厭憂患則思安樂。歆之一念熾於前。而不知可畏之大威已隨其後。蓋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則求榮者適足以取辱。求生者反以之死。自厭而後天人亦厭之矣。若夫不狹則不厭。我不自厭。誰得而厭之。夫民之與聖人。其高下固不可相提而論。然其理未

識不同。狹其所居必自大。聖人隨遇而安。則以自知爲至足。未嘗急於自見以夸其大也。厭其所生者。必求所以貴其生。聖人寶眞抱樸則以不殆辱爲自愛。未嘗別求所貴以厚其生也。夫是以無所歆者自無所厭。無所厭者自無所畏。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諸家釋此多涉禪宗。吳澄改不厭爲不狎。說雖明切。又與聖人自知不自見二語不貫。胥未得本旨也。

右第六十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繟河上作墠。梁武作坦。繟墠坦三字通用。傳奕作默則與不言復矣。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河上作勿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傳奕民下有常字。傳奕作如之何其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傳奕無執字。一本得作豈。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矣。常有司殺者六句。河上王弼開元陳象古諸本各不同。此本前四句從傳奕。末兩句從淮南子。

王氏晳曰。兩者俱勇。因所施者異。而利害遂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言誰能知天所惡之意何故邪。其唯聖人乎。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李氏贄曰。勝以不爭。應以不言。來以不召。謀以不計。正天之疏而不失處。若爭而後勝。雖疏必有失矣。張氏耒曰。夫人之生。徇欲邀利而死者大半矣則其於死實未嘗知所畏矣。而世之馭物者。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死亦褻矣。苟畏死邪。則吾取爲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

者不止則死之不足懼明矣萬物自生自死冥冥中有司之者苟不循其常理而操刑政死生之柄驅一世使從我未有不反自害者也張氏衡岐曰司殺者法也聖人立法本乎天討不可以私意輕重於其間此爲當時廢法任情者警也蘇氏轍曰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不免死世常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世

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始終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故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代

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源案此老子憫時救世之心也。見當世勇於用刑。故戒之曰。人之用勇不可不慎也。有勇於敢者。則常主於必殺。有勇於不敢者。則常主於活人。此兩者其用勇則同。而一利一害分焉。不可不審也。何則人之勇於敢殺者。豈不自以爲順天之所惡。故毅然行之而無難。然天意深矣遠矣。孰知其果爲天所惡之人乎。是以雖奉天討之聖人。而於刑誅之際。猶兢兢然不敢輕易之。何者。蓋天之生萬物。猶父母之生衆子。生之而不欲殺之者。其本心。及

其自趨於死雖欲宥之而不可得。則亦傾者覆之此所以恢恢疏濶而自無漏網之人也何待人之代執其咎哉是以聖人誅罰。一聽諸天之自然。而未嘗以己意與之則雖極好生之德。而未嘗失有罪之誅是以網漏吞舟之魚而爲奇者吾奉天討以殺之。孰敢不畏所謂刑一人而天下懲。誅四罪而天下服盡我不敢者。人亦不敢之也。苟其不然。天以恢恢之網而吾以察察之網乘之。法網愈密。掛網愈衆。而人之不畏死者愈甚何則。我敢者人亦敢之也。奉天者聽命。

而代天者專權。敢與不敢。或利或害。可不慎乎。明太祖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之語。惻然有感。乃能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心滅。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右第六十一章（傅奕分上二章。吳氏澄曰。此當爲一章。前言天之不可知而不輕殺。後言民之不可懼而不輕殺。故前舉天之疏而不失者以示教。後舉人之欲代天殺者。以示戒也。）

民之饑。（傅奕下有者字）以其上食稅之多。（傅奕下有也字）是以饑。民之難治。（傅奕下有者字）以其上之有爲。（傅奕下有也字）是以難治。民之輕死。（傅奕下有者字）以其生生之厚也。（傅奕作以其上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惟（一本無夫字）無以生爲者。（傅奕生爲下有貴字）是賢於貴生爲。（各本

無爲字。傅奕焉作也。
此二句從淮南子。

此承上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而申言也。稅租也。王氏弼曰。此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下也。民從上也。呂氏惠卿曰。聖人在上。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於食稅之多而饑者無有也。無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則至於有爲而難治者無有也。尙安有生生之厚而至於輕死者乎。張氏爾岐曰。夫惟無以生爲者在上則不多取多事以病其下。在下不敢扞網爲奸以累其上。是賢於貴

生矣。源案我自厚其生。則人亦各欲厚其生。人各欲厚其生而不得。夫安得不輕死乎。則是民之輕棄其生。由於生生之厚。而民之厚生。由於上之自厚其生。有以誘之而又奪之也。則無以生爲者。其賢於貴生可知矣。末語老氏宗旨。故因言俗弊而遂及之。而其意則深遠矣。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草木王弼河上有萬物二字。柔弱一作柔脆。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

生之徒。傅奕兩徒下有也字。是以兵強。傅奕下有者字。則不勝。木強則兵。河上作木強則共。此從王弼。勝兵為韻。言木強被伐也。強大。又傅奕作堅強。下有故字。處下。柔弱處上。

呂氏惠卿曰。道之為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與草木之形體。皆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況欲體無形之道者。而不致其柔弱。其可得乎。是柔弱勝剛強之理。非但兵。驕則敗。木強則伐。為然也。天以淸虛在上。地以堅實在下。臣以有為事上。君以無為任下。凡物之理莫不然也

然則體道之貴柔明矣。蘇氏轍曰。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也。吳氏澄曰。末二句則承上兩句而言之。蓋兵強者。爲人所勝。是不若以弱勝者之處人上也。不強者近根之榦是不若枝條之處上也。推此則知矜己凌人者必蹷其貴高而柔弱者爲衆所推戴矣。李氏嘉謨曰。柔弱雖非卽道。而近於無爲。剛強雖未離乎道。而涉於有爲。無爲則去道不遠。有爲則吉凶悔吝隨之。益遠於

道矣。源案老子書將終。故對舉柔弱剛強之得失。而下三章皆申之。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乎傅奕作者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一作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二句各本大同小異。傅奕作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有道者乎。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傅奕作不居。其不欲見賢邪。王弼無邪字。

此承上章柔弱處下强大處上之意而舉天道以申之也老子云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則張者是剛强之意也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久則廢弛弛者有時而張是故凡高者必至於自抑而自下者必將有餘有餘者必至於自損而自屈者必伸天之於物每每然也人則不然損天下之不足而奉一己之有餘失天意矣有道之聖人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自見此爲道日損必至於損之又損也蘇氏轍曰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

均人有私故不均有道者贍足萬物而辭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呂氏惠卿曰天之道非故以抑高而舉下也無爲則無私無私則均是故任物之自然有餘者不得不抑而損不足者不得不舉而益所謂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也人之道不能無爲不能無爲則不能無求不能無求則至於損人以益己矣惟有道者知未始有物凡有爲之功名皆我所餘而天下之所不足

而爭之者故損之以奉天下而不有也吳氏澄曰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損之補之二句言天道陸氏希聲曰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道以爲人道者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爲本也

右第六十四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河上作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

王弼先作勝。其無以易之。傅奕作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一本上有故字，中無兩之字。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傅奕作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是以聖人云：河上作故聖人云，傅奕作故聖人之言云。能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能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各本無兩能字，傅奕王上、王上有兩之字，河上是爲作是謂，此並從淮南子。正言若反。傅奕有也字。

柔弱勝剛強，老子屢言之，而人多易視之者，故知之而莫能行，乃於書之將終，復舉而言曰，吾之此言，愼毋視爲易易也，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平日非不知柔弱之爲善，及至垢辱橫逆之加，不覺勃然其剛強

之怨發而不能堪矣夫山藪藏疾川澤納汙國君含垢今挾其才力而常爲名尸智主事任謀府爭心所累是惡能保其爲侯王乎此言若反乎俗情而實合乎正道俗以受垢受不祥爲殃故也下章和大怨有餘怨亦承此意而申之耳

右第六十五章吳氏澄姚氏鼐以正言若反四字屬下章之首謂反與善韻今此四字正承上文聖人云三字而言也故不取

和大怨傅奕下有者必二字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有德上河上王弼無故字此從傅奕本無德

下同

故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承上章受垢受不祥而申言無我不爭之難也蓋柔弱施於平時易施於臨事難以受睚眦之小怨易以受橫逆之大怨難學道者苟於大怨强自和之而尚有藏怒宿怨之存於中即使終不發作而纖芥未去與邱山同安可遽語上善若水之道哉蓋所謂德善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則聖人之執左契者是已券契有二我執其左但有執右以來責取者吾即以財物與之而未嘗有所責取於人聖人之於

物。順應無心。來無不受。亦若是而已。來者不見其為怨。與者不自以為德。德怨兩泯。物我渾化。是則眞能體無我不爭之德者矣。彼和怨者烏足以言之。蓋德之未至。如彼主徹法者。然令八家合作。計畝均分。自以為至平。而不知多寡必較。錙銖不讓。强以齊人之不齊。而適使之爭耳。和大怨者。但知情恕理遣。不至已甚。而是非之見終川。物我之情不化。何以異是哉然則善人不常受天下之虧乎。曰。善人雖常受虧於人。而天不虧之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無常師。主

善爲師。安有善人不矜勝而天遂不助之者哉。然則柔之勝剛。弱之勝强。昭然明矣。但非定識不能知。非定力不能守耳。故曰無以易之也。

右第六十六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傅奕作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此從河上。使民重死而不遠徙。葉夢得無此八字。雖有舟車。王弼作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史記傅奕下有至治之極民各六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民。樂其俗。傅奕作安其俗樂其業。今案俗與服韻。傅本非也。鄰國相望。雞犬之音傅奕作聲相聞。民至老

死不相往來傅奕民上有使字相下有與字又諸民字或避唐諱改作人

蘇氏轍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書之將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內足則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姚氏鼐曰上古建國多而小後世建國少而大國大人眾雖欲返上古之治而不可得也故老子欲小其國而寡其民使民淺耳舟車甲兵非一人可獨用謂什伯人之器也民消事簡則書契亦可不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以所產之

衣食為甘且美以居之土俗為安且樂則不肯遠徙矣雖至近而老死不相往來則又不但不遠徙而已也王氏雱曰國小民寡則人淳厚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僞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無道之世末勝本衰利欲在乎厚生而貪求生於外慕於是車轍足跡交乎四方矣考論語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蓋以舉其書而加之政亦若是也老子抱太上之德以處末世故其志亦如此耳呂氏惠卿曰莊周稱至德之世而歷數之曰

昔者大庭氏。容成氏。以至於祝融伏犧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若此者非特老子之言也。古固有是道也。然書起於唐虞。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世之去太古遠矣。其遂可盡復乎。曰未可也。未可而言之何也。夫衰周文弊。澆質亡喪盡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治也。禮至於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而不以

元水措醴酒之下。嘗加疎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不得已者如彼。而所當反本者如此也。故聞古有什器不用。舟車甲兵不陳。則舉大事用大眾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治。老死不相往來。則煩文縟令。輪蹄輻輳。非得已也。其何肯煩事為以深治人之過乎。欲天下不安平泰不可得也。苟歿而不言。猶屏元水徹疎越。其孰知禮之儉。樂之節。為反本復始之意乎。漢承秦後。卒以無為清靜。幾致刑措。然則至人之言豈小補哉。

右第六十七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傅奕作善言辯言。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傅奕作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王氏弼曰。信言不美。實在質也。善者不辯。本在樸也。知者不博。極在一也。己愈有者物所尊也。己愈多者物所歸也。利而不害。動常生成之也。吳氏澄曰。此書卒章其言如此。故其和平簡約。不辯不博。蓋實善實

知。故皆眞實之言而不虛飾以爲美也不積謂虛而無有也虛而無有。故所應不窮。以積爲有。則所應有限豈能愈有愈多哉莊子稱老子之學云以有積爲不足無藏也故有餘。此之謂也利者害之對。爲者爭之端。以不利利之是以不害。以不爲爲之是以不爭。不爭者無我也無我者以其爲而無爲也焦氏竑曰。老子之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且博。然不知其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

積之道也。不積者心無所係。則言而無言矣。故非不為人也。而未嘗分己之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己之多。斯何惡於辯且博哉。苟第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學者於此了心而忘言焉。則於全書思過半矣。

右第六十八章。姚氏鼐分信言不美六句為一章。聖人不積三句為一章。天之道三句為一章。今不取。

老子本義卷下終

老子附錄

說苑曰。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可以語弟子者乎。常樅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邪。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敬其老邪。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已矣。子知之乎。老子曰。豈非柔存而剛亡邪。常樅曰。噫。天下之事盡於此矣。吾何以復語子哉。高士傳作商容。世說註云。商容。老子師。

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友

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

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曰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

禮記曾子問曰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

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主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諸侯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又曰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某

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
而某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
之遲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
日而舍奠。大夫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
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
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
吾聞諸老聃云。
又曰。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
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

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

又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

又曰。老子見孔子徒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爲鳳。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朱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左智右賢。御覽引

又曰。孔子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御覽引

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

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說苑敬愼篇曰。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戒之愼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愼之。則無災害。

荀子曰。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

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絕。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爲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守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

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王應麟曰皇覽云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誡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緘其口曰古之慎言案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略之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何孟春曰銘詞中如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四語則汲冢周書亦有之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則左傳伯宗之妻亦述之可見其為古語矣至其大旨則與老子書合如云誡能慎之福之根謂是何傷禍之門者即老子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其云彊梁者不得其死即老子所謂堅彊者死之徒也其云知天下之不可上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故後之者即老子所謂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也然老子欲上欲先之心則視此為私矣其云執雌守下人莫踰之者即老子所謂後其身

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其云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者即老子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也其云人皆或之我獨不徙者即老子所謂處眾人之所惡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也其云內藏我智不示人技者即老子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眾人昭昭我獨昏昏眾人察察我獨悶悶也其曰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即老子所謂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故君子居則貴左也其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者則老子亦有是語也可見周柱史之書不為無本而黃老並稱之由亦可以此徵其源流矣

跋老子本誼

桐廬袁昶

壺公師作勸學篇極詆老子意謂此後世張禹孔光胡廣馮道之徒所託足陽盜仁人之名而陰實賊亂天下俾道揆法守嚊壞於冥冥之中故疾之已甚耳孔子惡鄉愿然鄉愿之曲學阿世上之如李斯公孫宏或荀卿之叛徒或自詭於儒術其始皆有所挾下之若近世不學無術和光同塵之鄉愿唯阿浮湛害世教當入之佞幸傳中皆不得自託於老老子正言若反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深根甯極爲體以藏器待時爲用雖異於六

藝正學乎然誼指深遠寔有能得其懸解者劉知幾僞河上公注其傳者若嚴君平王弼傳奕之徒皆旡錄觀其深古今心知其意者史公評論六家要指蘭臺敘次道家者流寥寥數言耳西漢開國風气老詘儒孝武太初以後六經漸明儒詘老偏得聃之道者太宗孝文帝留侯蓋公世祖光武帝以致治汲黯以直言兩疏以知幾不得之者揚雄本詞章家非道家了不得其作用墨翟處世而已似之而非也伊尹太公管仲計然皆道家善能因旤而爲福轉敗而爲功金版六弢有取人國治

天下之術爲儒家拘牽所不肯言外修清靜沖慎之本政中含堅忍蟄伏凝固縱横之用斂之深深息之綿綿審幾一發當者百碎迴睟宰制之主專氣致柔沖兮萬物之宗固返一不見其有爲之轍迹也故末流爲法家爲陰符兵家然形骸之外去之抑遠老子之道常居陰而治陽處靜而觀動養晦而治明體柔以御剛與莊列之澡練神明影摇出世者指絶殊異故曰人君南面之術也箋注無慮數十百家明祖注本未見然明祖用老而流爲申韓之毒正誤解聖人不仁芻狗萬物句耳罕有挈其深者惟邵堯夫言老子得易之

體。朱子語類論老子若因。者。君。之。綱。等數條具見本原爲能明其道術與莊釋若冰炭之不相入吳草廬張蒿庵亦有敝指近儒俞曲園解老長于訓詁句讀道咸閒迺有邵陽魏氏爲之本誼裁剪諸家下以己意左右采獲所得較多予既因楊仁山之請刊焦氏老子翼於經藏中曩復倩方君孝闓迻錄魏氏注已亥春刊始竣不役北來匆匆未及詳斠譌敓自惟陸湛避世居官錄錄未得一効面折廷諍之用焉敢謬宗苦縣違壹公師之正論第悼往家心知其意者實尠是注頗有疏導盪滌

之功不可沒也乃書其校刻緣起云爾庚子四月晦

此篇因離已失庚子冬重入京始于燬宅瓦礫中尋得兩紙係　先人手點攷者今謹補刊并依原點加六圈焉壬寅十月不孝棠[illegible]敬識